

# 上海语言发展史

钱乃荣 著

人民出版社

# 目 录

序	1
前言	1
第一章 上海话的溯源	1
一、上海方言的形成	1
二、上海方言区及其与周边方言的关系	2
第二章 上海方言语音的演变	7
一、19世纪中叶的上海方言音系	7
二、各时期音系发展对照表	14
三、21世纪初上海方言新派音系	19
四、语音演变详说	21
1. 第一期(1853—1899)	21
2. 第二期(1900—1939)	32
3. 第三期(1940—1969)	37
4. 第四期(1970—1999)	48
五、上海方言音变综合比较表	62
六、音系简化的特点及其原因	72
第三章 上海方言词语的演变	78
一、上海方言土著基本词的淘汰更换	78
1. 200年前的一批常用词的情况	78
2. 150年前上海话中松江大区特征词的消退	80
二、清末民初新词语产生呈高峰期	88
1. 晚清起大量新事物带来的新词语	88

2. 华洋杂处形成的新语言现象 .....	89
3. 海派文化的语词诞生 .....	98
4. 文化商业迅速繁荣带来的新词 .....	101
5. 市民趣味的惯用语大量涌现 .....	104
三、民间生活用语的都市化 .....	110
1. 新旧上海话交替时代的词语变迁 .....	110
2. 五方杂处交际频繁使强地域性的词语继续 更换 .....	115
3. 衣食住行用语的近代化现代化 .....	119
4. 商业词汇的蔓延 .....	127
四、习俗语和特征词在都市社会中的变迁 .....	132
1. 谚语的变化 .....	132
2. 歇后语的式微 .....	138
3. 成语的丰富多彩 .....	140
4. 吴语特征词的传失 .....	142
5. 折射海派奇思遐想的语汇 .....	146
6. 新流行语的勃起 .....	148
第四章 上海方言语法的演变 .....	156
一、构词法的变化 .....	156
1. 名词的小称 .....	156
2. 双音节 AABB 式重叠 .....	157
3. 双音节化 .....	157
4. “头”尾的泛用 .....	157
5. 时间名词后常带“子” .....	158
6. V 法 .....	159
7. OV 式的合成词 .....	159
8. 残存的正偏式合成词 .....	159
9. 状语的附缀 .....	159

10. “V”后的后缀“得” .....	162
11. “V”后的后缀“着” .....	163
12. 形容词反义重叠 .....	163
二、封闭类词的变化(一) .....	164
1. 人称代词 .....	164
2. 指别词 .....	167
3. 疑问代词 .....	187
4. 否定词 .....	190
5. 量词 .....	193
6. 时间词 .....	199
7. 能愿词 .....	201
8. 趋向词 .....	202
三、封闭类词的变化(二) .....	204
1. 副词 .....	204
2. 介词 .....	223
3. 助词 .....	231
4. 叹词 .....	247
四、进行体、存续体、实现体、完成体、经历体、反复体等 的变迁 .....	249
1. “拉”系统 .....	250
2. “仔”系统 .....	268
3. 经历体 .....	278
4. 即将体 .....	280
5. 将来体 .....	281
6. 反复体 .....	281
7. 尝试体 .....	286
8. 脱 .....	287
五、语序结构的调整 .....	290

六、话题句的变化·····	294
1. 使用话题语的句式·····	294
2. 各个类型的话题句变化情况·····	300
七、授受关系双宾语句的发展·····	305
1. 优势语序“拨 $O_2$ 拉 $O_1$ ”·····	305
2. “拨 $O_2O_1$ ”·····	306
3. “ $O_2V$ 拉 $O_1$ ”·····	307
4. “ $VO_2$ 拨 $O_1$ ”·····	308
5. “ $VO_2$ 拨拉 $O_1$ ”·····	308
6. “ $V$ 拨 $O_2$ 拉 $O_1$ ”·····	308
7. “ $V$ 拨 $O_2O_1$ ”·····	308
8. “ $V_1O_2V_2$ 拨拉 $O_1$ ”·····	309
9. “拿 $O_2V$ (拨)拉 $O_1$ ”·····	309
10. “拨 $O_1O_2$ ”·····	310
11. “ $V$ 拨 $O_1O_2$ ”·····	310
八、双宾语形式的带兼语句多样化·····	311
1. $V_1O_2$ 拉 $O_1V_2$ ·····	311
2. $O_2V_1$ 拉 $O_1V_2$ ·····	311
3. $V_1O_2O_1V_2$ ·····	312
4. $V_1O_1O_2V_2$ ·····	312
5. $V_1O_1V_2O_2$ ·····	312
九、“拨”字句和“拿”字句的变化·····	313
1. “拨拉”、“拨”·····	313
2. “拿”字句·····	314
十、比较句的变化·····	316
十一、疑问句的变化·····	318
1. 选择问句的变化·····	318
2. 是非问句形式的纷杂·····	319

十二、句子关联形式的严密化·····	322
1. 分句的关联·····	322
2. 提顿助词和连词的演化·····	333
3. 复句关联的转化·····	347
十三、语法小结·····	349
1. 旧上海话与新上海话几个时期的综合比较·····	349
2. 上海话语法发展的特点和趋势·····	351
<b>第五章 上海话语料的历时对照·····</b>	<b>357</b>
一、1862—2003·····	357
二、1908—2003·····	383
<b>附录·····</b>	<b>394</b>
一、上海地区方言分布图·····	394
二、国际音标表·····	395
<b>参考文献·····</b>	<b>398</b>

# 序

上海是个特殊的城市,在数千年中国历史的最近 150 年间,她从一个三等偏僻县城,一跃而为全国最大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话是一种特殊的方言,它在这一个半世纪中,从一种比较保守滞后的县城小方言,发展成变化速度最快的中国第一大地点方言。特殊的城市,特殊的方言,为语言方言专家提供了一片有特殊价值的研究园地。就在上海迅速长大、长高、长美的这些年月里,著名吴语专家钱乃荣教授,在上海话和吴语这块园地里埋头耕耘二十多年,论文专著,硕果累累。现在,他又有一部新著面世,为这个领域增加了一项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成果。

钱先生的研究有广度。他的 170 多万字的《当代吴语研究》调查研究了三十多种南北吴语,使他对内部复杂的各地吴语有一种宏观的把握。

钱先生的研究有宽度,他在吴语,特别是上海话的音韵(包括复杂的连读变调)、词汇、语法等方面都有重要建树。除了上述侧重语音的综合性巨著外,还有侧重词汇及其与社会、文化关系的《上海方言俚语》、《沪语盘点》和侧重语法的《上海话语法》等。

钱先生的研究有深度,常能以新理论新方法的视线透视分析方言中的纷繁现象。他是国内最早引进“词汇扩散”理论研究方言现象的学者之一。他用上海郊县的实例解释了语音在空间共时的转移与语音的历时演变一样通过“词汇扩散”进行。他还进一步借鉴“语法扩散”的观念成功地分析了上海地区连读变调的历

史演变,即连调模式“从一种语法格式扩散到另一种语法格式的过程”。

钱先生的研究有速度。他凭着敏锐的语言观察力,时刻捕捉上海话的最新动向。新世纪伊始,他就推出了一部《跟我学二十一世纪初的新上海话》,把最新的上海话面貌,包括那些“酷哥靓妹”们说的令老上海人似懂非懂的上海话词句,活色生香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这次,钱先生又瞄准了研究的厚度,这本专著展示的是上海话开埠 150 年来前波后浪接踵而来层层叠叠的历史厚度。正是这厚度,构成了本书非常独特、难能可贵的重要价值。

汉语研究,尤其是汉语发展演变的历史研究,以可资利用的历史语料异常悠久丰富而自傲,也以全方位记录语言面貌的材料之短缺而抱憾。几千年来,我们一直使用非表音性的汉字记录汉语,真正表音语料的出现相当地晚近,而重雅轻俗的传统也使汉语的纯口语资料,尤其是方言口语资料相当匮乏,以致汉语的历时研究一触及音值和口语,就难免隔靴搔痒之憾。这种局面,使上海方言在汉语的历史研究方面有一种相当独特的价值。上海开埠较早,而经济和城市规模发展迅速,其方言受到外地移民和国内外学者包括传教士的共同关注,从而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方言使用人口迅速膨胀,也导致方言面貌本身的迅速变化;另一方面,从艾约瑟 1853 年的《上海口语语法》开始,上海方言在每个时期都有语法书、宗教文献、教材、工具书、方言调查报告等等详尽记录。两个因素的结合使上海方言成为研究汉语历史演变的一个难得的活标本。150 年,这本来不算太厚重的语言历史,也因此变得厚重起来,而钱先生这部著作的“厚度”,也正建立在这厚重的基础上。

让我们再走近一步,看看本书提供给我们的一些图景。1853 年与 21 世纪初的上海话相比,声母由 30 个减为 28 个,韵母由 63

个降为 32 个,声调由 8 个合并为 5 个。这是全国难找的变化速度。这种幅度的演变,在共同语和其他方言中需要好几百年至上千年才会完成。150 年的语音演变几乎成了数百年或上千年演变的一个“浓缩版”。词汇和语法的变化速度也不遑多让。反映社会生活变迁最快的词汇自不待言,即以被认为稳定少变的语法来说,时体系统、介词系统、连词及关联词语系统、基本语序、话题结构、宾语补语语序、双及物句式、处置式、被动式,等等,在这些覆盖汉语语法系统基本框架的诸方面,上海方言都经历了显著的变化(以致语法成为全书篇幅最大的一部分)。再看 150 年来上海话的记录情况。本书用列表方式详尽展示了声韵调各个方面逐步演变的过程,其表格标识记录年代的纵栏竟达 13 行,加上表后另叙的 21 世纪初最新派音系,共有 14 份记录,几乎每隔 10 年就有一份记录,居然没有哪两行记录因为相邻而音系完全同一,而几乎每个记录都包含一些不稳定的音位。除了书面记录外,这种演变速度,也使生活于其中的研究者自己就可以亲历好几波的变化,对历史演变获得最直接的体察,这对于历时研究来说是尤其宝贵的。

当然,我能对上海方言历史历时研究的价值有这点认识,首先就因为先睹为快,看到了钱先生在书稿中清楚展示的上海话这一个半世纪的演变画卷。这本书的“厚度”,是钱先生长期积累、细致观察、科学思考和精心整理的成果,实际上也是前面说的广度、宽度、深度和速度的一个综合结晶。我上面的感想,只是围绕着上海话历时研究的特殊价值而谈的。至于上海话演变的详情、细节、规律和它们对汉语方言学、历史语言学、语法学、语言与文化、社会语言学等众多语言学科的意义,读者看了全书自然就能有更加真切的体会。

刘丹青

于中国社科院语言所《中国语文》编辑部,2002 年 11 月

# 前 言

我的目标是要写一部上海语言发展的信史。这是我在做上海方言的共时描写和研究以后一直梦寐以求想完成的事。为此,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就一直在做材料和理论两方面的准备。首先是尽量多地收集历史上出版过的上海话著作。这些著作包括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整整100年之中的西方传教士在上海写的上海方言的字典、词汇集、词典、语法书、学习课本和上海土白的《圣经》等,以及日本学者编写的上海话课本,中国学者收集和研究的上海方言俗语的著作。这些著作都是弥足珍贵的历史语料,是我撰写这本书的基础。为追寻上海语言发展的具体轨迹,我始终遵循穷尽性搜集第一手材料的原则,参照自己个人经历的生活体验,选取最自然的语料,着手研究上海语言的历史。在追随前辈和同人学习探讨语言学理论的同时,我曾去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抄写了大量的上海话资料,有的书几乎是整本抄录,我又在去美国、日本、香港等地时找寻复印到许多上海方言书著,杨福绵先生、王士元先生、宫田一郎先生、太田斋先生、佐藤晴彦先生等都将自己珍藏或亲自去图书馆复印的资料送给我或借给我复印,我的同行游汝杰先生、石汝杰先生、刘民钢先生也把他们从美国、欧洲、日本的图书馆、私人藏书处或在中国图书馆、旧书摊上寻觅到的资料借给我复印或送给我。最珍贵的是,我读向明中学高中时的班主任郑定乐老师把他珍藏的蒲君南1939年版的《上海方言课本》

原版书赠送给了我<sup>①</sup>；上海城隍庙上海老街的“修文斋”斋主张宗祥先生知我研究上海话，将影山巍 1936 年版的《现代上海语》原版书降价 60% 卖给了我；学友石汝杰先生把他在旧书店购得的丁卓 1936 年版《中日会话集》原版书送给了我。这样，到我着手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家藏 42 本上海方言的专著和教材，还有一些相关书籍。值得庆幸的是，由于上海这个城市的特殊地位，在那些传教士留下的成就很高的记写中国方言的著作中，记录和研究上海话的著作是首屈一指的多，它们所提供的自然口语的准确度，是同时代的其他本土文献资料远不可比拟的。像 1853 年写成我国第一部方言白话语法著作《上海口语语法》的艾约瑟，就有着很优秀的语言学修养，他在那个时候就准确地标出上海话的浊辅音声母在开头音节上不是真浊音，只是另一种宽的清辅音，而在连读词的后字高调上才读真浊音，这在过了 130 年后才有学者在语图上重新发现证实。正因为在上海开埠以后留下了那么丰富的上海话资料，我要写这样一本上海语言发展的信史才成为可能。其次是我坚持拿第一手材料用事实说话的写史立场，坚持不做猜想性的发挥阐述历史的科学态度。为此我用小心盘点的方法，花了大量的时间，将搜集来的语料进行条分缕析的整理，对大量的词汇语法现象做了分门别类的归纳分析，去伪存真。让事实在我编写和分析中说话。最终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采用了我认为是最接近当时自然口语的书著作为选取例句的主要参考文献。如书中选例时不着重取《沪语指南》（翻译官话没有《土话指南》自然）、《上海土白新约全书》（《圣经》读本有时混杂别扭的书面语）和《上海方言语法》（语法书的语料已经遴选安排，没有成段对话和故事文本自

---

① 蒲君南的法文名字是 Albert Bourgeois，他是研究上海方言的专家，他的《上海方言语法》曾在 20 世纪 40 年代被译成中文。他是罗马天主教耶稣会修士，自徐家汇土山湾出来，曾任吕班路震旦博物院院长，其时郑定乐先生是震旦大学附中教师，常去蒲院长处请教生物学问题，爱好收藏蒲氏的书著。

然),而取上海口语相当地道的《土话指南》、《上海方言习惯用语集》等书,尽量使用较客观的语料、故事、口语文本、课文等。我对上海方言的历时比较是在全方位上展开的,力求全面具体深入,力求经得起读者的推敲,也不放过可以看出历史变迁的种种细节,因此必须拥有详尽而又经我考核认为是可靠准确的语料。我本人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市的市中心卢湾区吕班路(即今重庆南路)出生,我的父母一代原住上海南市,他们留在我记忆中的语言成为我判别早期语料的一个参照系,我大学毕业后有8年在奉贤县乡下教书的经历,奉贤地区旧属松江府,在上海城区语言快速变化的同时,在那儿却几乎滞留着160年前的松江话的语音、词汇和语法,19世纪中叶传教士书中记下的许多上海话的语言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的奉贤松江都还大致完整地保存着,足见上海城区的语言比起郊区足足走快了160年。在郊县的这段经历对于我辨认100多年前的上海话语法现象中语法意义的细微差别十分有用,补充了在理解上的感性认识。还有便是我本人曾经做过上海城郊方言的多次较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对上海地区的语言以及北部吴语具有较多感性认识,获得许多自己记录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的收集、整理和比较,也丰富了我对上海方言共时历时变化的认识。

要写成这本语言发展史,还有两个决定性的条件。一个就是上海语言本身的变迁。上海方言,在160年里就像这个城市一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的大部分地方,在这么短的一个时段里,方言的变化不是太大的,语料的限制决定了也许就不可能来编写一本语言变迁史。上海是个移民城市,上海土语在占人口80%以上的移民的方言撞击下,在上海快速都市化的历程中,正是在这短短的160年里发生了巨变,变化之处,俯拾皆是,比如上海话的韵母从1853年的63个变成现今的32个,减少将近一半。上海话这160年来的高速变化,使今天上海城区的新上海话与其四

周乡下原上海方言区内还保留着的旧上海话差异极大,大到上海城区年轻人与郊区老年人难以通话的地步,这与苏州城、郊或嘉兴城、郊等的语言差异很不相同,这是我国近代方言发展史上的绝无仅有的奇迹。同时,由于上海 1843 年开埠后在经济文化上很快形成的中心地位,由于移民来源的五湖四海,虽然他们人多势众地涌来,资力和智力也许也优于上海本地人,移民们的方言都影响了上海话,但没有一种方言能够极大地影响上海话或取代上海话,上海话还是在自身基础上稳定有序而又兼容并蓄地持续发展着。比如上海话到 2003 年的 10 个元音音位竟和 1853 年 10 个元音音位完全相同,上海话的 22 个辅音音位也始终未变,上海话的基础没有动摇。正是这两大因素决定了这本文书记写上海方言的新陈代谢真正成为可能,使得书中记写 160 年中的上海方言变化五光十色多姿多彩,又万变不离其宗。

上海语言的变化经验对于世界都市语言变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它提供了一个既典型又独特的样本,人类行为学家、社会学家、民俗学家或许会从中得到一些灵感。更为重要的是,上海语言的短时期内的快速变化,正好给予语言学家微观地研究语言变化提供了详细的历时资料,上海话变化的进一步研究也许会对普通语言学理论的研究作出一些贡献,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

我要衷心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尤其是胡小静先生对我这本书出版的热情支持。当胡先生知道我有这个撰写计划时,他说:人类有史以来,有 60 多项重大发明,语言是第一项,它对人类发展的影响最大;上海已经有了许多专门史,如宗教史、文学史、电影史、出版史等,但是还没有一部语言史。他热情鼓励我把这本有原创性的书早日写出来。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陈伯海先生主编《上海文化通史》,由于同学王文英女士的推荐和陈先生的支持,我写了“第三篇 语言”,这是我开始进入上海语言发

展历史研究的一次预演,对本书的创作很有帮助,我也应该感谢他们。

在这篇《前言》里,我还要交代一些撰写体例上值得注意的事项,在本书的正文出现时将不再一一注明。

凡是用“现今”两字的,指的是21世纪初。凡是缺省什么“世纪”只写明“某某年代”的,指的都是“20世纪”中的年代。凡是不特别注明的语言,都指“上海城区话”。“上海城区话”就是大家通常称呼的“上海话”或“上海方言”。上海郊区的方言通常不认为是“上海话”,而是“乡下话”,统称为“上海郊区方言”,或具体称呼为“松江话”、“奉贤话”、“宝山话”等。书中“上海城区”的概念与“上海郊区”相对。“城区”大致是指上海市城市建设到达多年的地域,在浦西大致是指今内环线之内的地域,即通用“上海话”的地域。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常用“市区”称“城区”,地域大致是当时市内10个区的范围,“郊区”指的是乡村乡镇,在当时都归入“县”,共有10个县,这样上海话在当时即是“上海市区话”。但是改革开放以来,10个区有合并也有边缘扩展,10个县中已有9个纷纷改“县”称“区”。本书为避免概念混淆,改用“上海城区话”称呼原“上海市区话”。在本书中,对于那些有必要或值得关注读音的语词,在字后随即注音,由于语音在各个时期都有变化,注音便通常是按照下面接着引用的那个例句书上的语音系统标写,一律在“[ ]”中用国际音标注音,有的在国际音标前还记下了引用书著上作者自制的注音符号。在语音章里的国际音标,则多数不加“[ ]”符号。对本书引用的例句,一般都在句后加括号“( )”简单说明出处和页数,出处一般用一个和两个字简称原书名。在其后不加引号的词语或句子,便是现今上海话的说法,写出是为了便于比较,看出上海话的变化。凡在“即”字以后用引号列出的,都是普通话的译句。这样做为了便于对例词或例句后的当今上海话解释与普通话解释的分辨。由于语料如今难以见到,对

那些 19 世纪的语料,必要处多举了一些例句,这样做可多角度地观察语言现象,也可为继续研究者在推敲意义时提供一些方便,也就因此而不能一一译成普通话,这是遗憾但又是难以避免的。

钱乃荣

于上海大学

泮溪作坊

2003. 5.

# 第一章 上海话的溯源

## 一、上海方言的形成

语言的分化和趋同,与社会和生活范围的分合是密切相关的。主要是因为某地有了一定程度的经济活动,就造成了人口的迁徙和聚居。人们长期聚集在一个比较自足的生活区域内,这个地方的语言就可能会形成有别于附近语言的另一个语言的中心。这个新中心的语言应该是人口迁徙源地方的语言的一个变体,这个语言变体也由于居地人民长期与一个政治文化中心相联系而不断向地区中心的权威方言认同和靠拢。

上海的人口聚落是因上海浦而得名的。上海浦就是今从龙华到外白渡桥一段的黄浦江。上海方言是自从有了上海浦、有了上海人的聚居才开始形成的。古代在长江出海处的三角洲上,有一条自西向东、水势浩大的松江(后称吴淞江,在今吴淞江即苏州河以北),在其下游近入海处,有上海浦、下海浦两支流。以“上海”相称的聚落,最早见于北宋熙宁十年(1077)《宋会要辑稿》,该书称在华亭县(后称松江县)的东北方,有一个名叫“上海务”的管理酒类买卖和征酒税的集市,其地大约在今黄浦区人民路和中华路环线内的东北侧。东边就是上海浦。该书的记载距今已有 900 多年。

后来到了南宋,吴淞江开始淤塞,原来在吴淞江上的大港口青龙镇为上海务替代,政府在上海设立主管商船税收的市舶务,宋元

之交,上海已发展为华亭县东北的大镇。到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析华亭东北五乡置上海县时,县治就在宋代的上海务处,在这里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大的人口聚居中心,一种有别于松江方言的上海话就这样生成了。

## 二、上海方言区及其与周边方言的关系

大致就在原上海县的地域内,县治的人口向周围逐渐扩散,语言也形成了一个有别于松江方言的上海方言区。这个方言区现今的地域范围是:嘉定区今吴淞江北岸的封浜镇乡,普陀区的长征镇乡、桃浦镇乡、真如镇,闵行区的纪王镇乡、诸翟镇乡、华漕镇乡、新泾镇乡、梅陇镇、虹桥镇、曹行镇乡、陈行镇乡、杜行镇乡、鲁汇镇乡,徐汇区的龙华镇乡、漕河泾镇,长宁区的北新泾镇,宝山区蕰藻浜以南的淞南镇乡、大场镇乡、庙行镇乡及葑塘(即祁连)乡东部,虹口区的江湾镇乡,杨浦区的五角场镇乡,上海市城区,浦东新区,南汇区和奉贤区的四团镇乡、平安镇乡、泰日镇乡北部和头桥镇乡北部。上海方言最有权威和代表性的地方一直是原县治所在地即今黄浦区人民路和中华路环线之内的地域。

上海方言区在今上海市版图的东部黄浦江两岸。在今属上海市管辖范围的长江三角洲上,语言主要可以分两大块。古松江把这块三角洲分为南北两块:淞南和淞北。淞北的地域大致是现今的嘉定区和宝山区的北部、中部,这块地方的人口主要从苏州府移来,淞南一直到杭州湾,长期属松江府管辖。上海县原是松江府的一部分,其人口主要是从松江地区扩散而来,这样,上海话也就是松江方言在黄浦江流域的一个变体。长期以来,府城松江方言也一直是上海人的权威方言。

上海方言和松江方言是同属于松江方言大区的两个小区。在现今上海市的版图上,按语言特征分,分属三个大区:太仓大区、松